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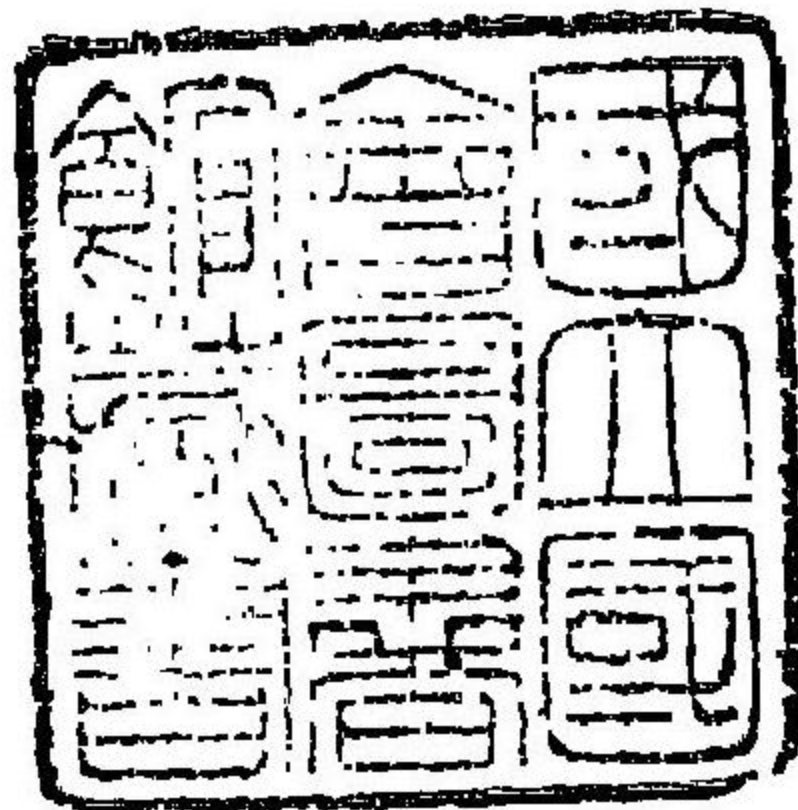
W489

14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

五六七

W489
14



838074

欠

MISSING

曰合從
於是六國
之士索隱
曰其三國
蓋微又止
前一說宋
中山前凶
如衛二世
廢其君角
為庶人其
亡在六國
之後蓋七
雄當時通
稱而省秦
故曰六國
較史及文
選作保

之言曰誰
當君特難
鳴狗盜之
雄耳如何
稱得士真
名言哉
六國之士
以下三段
是一套事
為之謀通
其意制其
兵詞意相
應

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眾

從關東連兵曰
從關西連兵曰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

趙人徐尚蘇秦杜赫

之謀

此四士
為謀臣齊明

相翟景蘇厲

樂毅之徒通其意

孫臏帶佗

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當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

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

九國之師遠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

衡次點合從三叙約從離機
四叙從散約解段落井然

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

逐北追逐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即書流血漂拵因利乘

便宰割天下如屠宰分裂河山諸國河山於裂疆國請伏

弱國入朝林云已上言惠王武王之強諸侯為懼秦謀

而事秦甚而至於服秦朝秦秦之強諸侯為懼秦謀

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六世孝公惠

王孝文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周考王封弟桓公

君而以洛都為西周始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天

方執敲朴蒲木反短曰敲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

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即百俛首擊頭委

命下吏林云在六國之外極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

彎弓而報怨補極為始皇之強前歷言秦之強於是廢

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民更名曰黔首

一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音的

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墮名城句管到然後

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此節二節良將勁弩守要害之

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此節二節天下已

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良將勁弩句至此是承前接下最緊

帝之過者求秦過要處補自廢先王之道至此正說秦

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

亦只是自弱謂以弱為

秦命下吏言性命騰湧令人

于獄官也應接不遑

真西山曰

自始皇奮

六世之句

至帝王萬

世之業也

是一大段

總言事定

威振始廢

古道自立

基業中間

句法長短

不齊波瀾

騰湧令人

應接不遑

第坤云自

以為三字

下得精神

惟其自以

為固所以

亡秦前以

下字下句

不苛如此

羅何如洋
曰何猶問
也索隱曰
崔浩云何
或為呵漢
管儀宿衛
即官分五
夜誰呵明
夜行者誰
之何呵字
同

涉起事歷
言其人微
足以壞事
正所以訝
秦甲
東坡云縱
百萬虎狼
于山林而
鐵劄之其
勢必噬人
君人者尚
虞置此輩
我秦與隋
可監也
林云已上
言秦之
出於秦所
不意
東坡曰此
段議論高
峻

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謂以繩繫戶樞也。此賦後近徒之徒謂涉為成。湯之徒也。二世元年首七天下蒙傑起。秦遂以亡。才
頓皆富人也。史記曰：范蠡相越，滅吳，乘舟江湖，止於陶。變姓名，自謂陶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其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羊。乃適河東，大畜羊。猗氏之南，滋息不可計。年間，黃擬王公，故富。猗陶朱猗頓，躡足行伍之間，而倨起阡陌之中，起也。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無揭竿為旗。言無之集于贏糧而景從者如影。隨。天下雲集響應。如雲之集于贏糧而景從者如影。隨。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呂云：以上言亡秦之意。且夫天下非小弱也。申云：轉得。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前引。如。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

蘇音戰義

王鳳洲曰：此段長短相間，文勢起伏，七個也。字相次而下，可觀。古人文法。

昭說

此緊括一篇意思，而歸結之末，句尤有萬鈞之力。茅鹿門曰：秦始興與亡，盛衰之

衛中山之君也。鉏耨棘矜，鉏鉏非鉏於鉤。鉞長鍛也。鉞，利也。鉤，鉞長鍛也。鉞，鉞似矛，下有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適，讀曰。適，涉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言涉之用，軍國之將，相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林云：把陳涉與鄉讀曰。鄉，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六國較量一番。其勢力遠甚，而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補。疊上意。又作。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揚前豫八州。之諸侯，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林云：入秦以一隅之地，備能攻取六國。一夫作難，指陳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指秦王子嬰。仁義不

大祖廟為
七秦為天
子故以古
制考之水
始章公至
始章非
變時然篇
中更以過
秦下篇參
閱尤具悉
斷破何等筆
九何等識見

真西山評
論之論秦
備述本末
而斷以兩
言謂三矣
然其意以
攻守為二
途豈知三
代之得天
與守天下
初無二道
乎此誼
之學所以
為難于申
韓也

鄒東郭評
此論皆賈
生所以道
秦之過究
其與古而
致其得失
立論雄偉
而措詞高
勁西漢文
章此
其傑然者
讀之
可以發人
才思

李九我評
賈生論秦
之所以成
敗蓋千有
餘言而卒
以一言曰
仁義不施
而攻守之
勢異也
當時儒者
以攻尚譎
詐而守尚
仁義雖以
誼
之傑然猶
不免他乎
哉

過秦論
賈誼
秦并海內
兼諸侯南
面稱帝以
養四海天
下之士靡
然

機軸
先敘近古
無王見秦
之可以守
威定功處
然後責秦
皆是有中
生有死中
求活之議
論
以下起議
論

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
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暴寡
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
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
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一篇命秦王懷
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
私權句法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
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言貴順理而
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
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
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

元元百姓
也占者謂
以云黃因
善為元故
云黎元其
言元元者
非一人也
此為始皇
計自是正
此為始皇
計自是正

覆音賢小

自是緊要

織之若馬

為二世畫

衣或以為

理蓋能編

繫也

帝而正先

色黃服也

幾可以少

國國獄也

余謂二世

而君傳事

之行必不

末利及高

行其謀越

以約水擊

自立也說

蓋先也

以是為二

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

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

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

之瞽瞍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

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

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

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汚穢之罪使各反

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

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

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

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

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

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

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

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弗

收恤然後奸偽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

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

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

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

者其民危也故先生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收

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意外生意較前篇天下雖有逆

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

世計過安

二世之六

成成就也
狡猾多詐
而猶點也
宗廟一說
宗廟指子
國之宗廟
六國之
宗廟秦既
壞之則一
句可發徐
廣曰一無
壞宗廟與
民五字
故曰云云
蓋古語也

此末以正
大意思閑
鎖一掃何
等見識

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王鳳洲評秦始皇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

豈不亦邪然大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

冀有鮮虞亦狄白狄山戎荆揚之地則無非

過數十里為秦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耳秦

北終令支之地亡不襲衣冠而

鄒東郭評此篇詞氣不逮前篇而意

林希元評鋪敘秦人與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

世之作也似此不多得矣

論巴蜀檄

司馬相如

檄敵也喻

彼使敵然如我情事

王今祭公謀甫為威猛之辭以責狄人此檄之始

茅坤曰兩責兩釋極得論檄休

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

揚慎曰不順者已誅北征匈奴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焚中又發巴蜀吏卒千人郡

檄曰告邑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

境勞士大夫林云言前此受害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

安中國林云安內是討外然後興師出兵北伐匈奴單

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

來享獻其國珍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東路已討

巴蜀對者練局最周道與南夷之君西夔之長常致貢

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衆口向也皆鄉風慕義欲

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

史之士作
移師東指
之類是也
為善未賞
南夷西蠻
效貢職畢
歸義者是
也此兩句
關綴兩段
博助曰皆
非陛下之
意結前生
後語
余有丁曰
作賦修靡
而作微明
切渾厚此
其為相如
之文也

六反寡罪
曰真浙其
也烽見敵
則舉燧有
難則焚
擗弓而馳
擗謂張弓
注矢而持
之
通侯群臣
異姓有功
封者皆曰
微侯避武
帝諱改曰
通侯或曰
列侯也

此維桓曰
正維桓曰
此上先以
遠士盡人
臣之節者
形之以發
其愧心至
今奉幣以
下方以正
義責之
抵至也

此說匈奴而為善者未賞林云夜郎焚中皆西南夷獨此一路服漢慕義與上三路不同
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也賓伏也
發巴蜀之士各五百

人以奉幣言發卒不衛使者不然防衛使者道靡有兵
革之事戰鬪之患本意未嘗今聞其乃發軍興制發軍

三軍之衆與制謂起軍法誅罪師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歸過于使者林
下子弟父兄又擅為轉粟運輸歸過于皆非陛下之意

也出脫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責百姓亦非人臣之
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燔烟火有寇則舉燧積薪有寇則燔燔

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又借邊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心林云就出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
心如報私讎林云就交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謂

而與巴蜀異主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
臣之道也林云就人臣之節句把篇首三路出兵邊郡之士樂於効命處痛說一番稱其盡人臣之道

故有剖符之封折圭而爵折中分也自藏位為
通侯居列東第盛稱爵位以犇動之列終則遺顯號

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
施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

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
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林云罪當行者○上文既把非人
一邊與賢人君子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此下又責父

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

也讓亦責 結得緊

第正義曰 情文兼盡 一收有萬 十亭一鄉 鄉有三老 一人掌教 化又漢書 景帝詔曰 置三老孝 悌以導民 焉

其被刑戮不亦宜乎林云拜罪當行者之父兄寡廉鮮耻二句與上文忠敬對者被刑戮

若彼林云發軍興制轉粟運輸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林云逃賊殺故遣信

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林云奉幣衛使者不然因數之以不忠

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林云五句總上文為全篇結束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

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近縣之民使者已諭之檄到

亟下縣道補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咸諭陛下意毋忽非陛下

應相

樓迂齊評此篇文字全為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心術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全然

道使者有司不最善為辭深得告諭之休

王鳳洲評

長卿以賦為文故論蜀封禪而少貴誼以文為賦故弔服賜鳥率直而之華

報任安書

司馬遷

按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為益州刺史乃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云云補任安字少卿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司馬遷

再拜言少卿足下少卿字安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

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望怨而

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解僕雖罷為亦嘗側聞

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穢謂被刑動而見

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與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言我為誰而為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

抑鬱又選

鍾子期死

伯牙出呂

氏春秋

引喻甚切

天質身也

琴伯牙善鼓琴意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
鼓琴以爲世無知音者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

如由夷伯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也林云點汚也言世無知者雖欲自勵終如上文書辭

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
間得竭忠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安爲戾太子涉旬月

迫季冬也僕又薄從上雍薄迫恐卒然不可爲諱言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

恨無窮也長逝死也言不答書而心請略陳固陋闕然久

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

此段解所
以不致書
之意
補問音闕
此敘已所
以報書之
意

林英言士
至君子之
按修身者

所以自
以起下意

行莫醜於
辱先辱先
人之職業
行莫醜焉

盧辯治曰
此書以
辱字爲眼
目韓愈法
之送法東
野以一鳴
字作眼目

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

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

矣林云提出余人之行以起下故禍莫憐於欲利

積罪最慘悲莫痛於傷心林云以忠行莫醜於辱先

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

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游過孔商鞅因景監見趙

良寒心趙良說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同子驂乘袁

絲變色趙談與遷父同名故諱曰同子武帝朝東宮趙

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多天子陛下獨奈何與刀

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豈不傷氣而况於

外庭未議
臣瓚曰外
度即今僕
射外朝也

按僕類先
人至何言
我言已不
能自致功
名因言不
足善士意
文字駢麗
愈讀而愈
可喜
王鳳洲曰
偉辭處頗
倒詞場精
華處煥爛
熟此豈唯
揀摘之助

僕少負不
羈之才不
羈言才質
高遠不可
羈繫也
何以望天
字善曰頭
戴盆事不
得望天望
天則不得
戴盆事不
可兼施言
已方一心
于史職不
暇修人事
也
通舍異路
李陵將軍
子與太史
公異趣

此以下明
得罪之由
王慎中曰
此本末句
當管到受
辱者書凡
與下文未
易一二為
俗人言難
為俗人言
相呼應

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指屠

薦天下豪傑哉林云言刑餘之人不足與士君子之列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

也上之法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

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擐旗之功取下之不能

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

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

廁下大夫之列太史令亦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

網維盡思慮林云雖當可言之時亦不能言如此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

在關茸音塔穴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

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

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

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周衛言備衛周衛也僕以為戴盆血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

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

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譖不然者夫補夫語助也林云

意以劉劭下大夫之列彼時非不欲引網自叙書心史職其

居門下同為侍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

接殷勤之餘歡林云則救陵非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

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

媒孽其短 醉也謂釀 成其禍也 李陵事 此一轉詳 何雖與曰 迂所論無 可取者大 都文過飾 非曲為李 陵地然其 文跌蕩奇 備以如此 之林而因 言事置之 腐則誠可 痛哉 使有來報 漢書陵登 下騎陳步 樂報陵戰 克捷。

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媒合而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單于所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胡地高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常言陵軍少所殺向虜救死扶傷不給糧裹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匈奴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補張空拳猶云揮徒手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

至悲夫言 已所以救 陵之意受 禍之由 愈思學曰 司馬過自 謂以素行 卜李陵故 其素所畜 措向素與 士大夫絕 甘分少句 而素字相 關 事已無可 奈何事既 無可如何 言不祥不 出此此句 正推原陵 意妙

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恒悼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貌林云原為主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甘者已絕而不食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欲立功以當罪而報漢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謂陵之兵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睡眦之辭林云睡眦舉目相忤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補李善曰漢書曰

判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以以上迂誣問欲沮貳師而為陵游說上下迂腐刑○理微官也

又得之蚤章大吉曰

室蘇林注此迂一生

景紀曰作心平史記

如泰室故發也

非有剖符

丹書漢書

初功臣

刑符世爵

刑論切

於是申以

丹書之信

重以白馬

之盟

傳曰刑不

上大夫禮

記曲禮禮

不下庶人

刑不上太

夫

刑不上太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賈賂

不足以自贖林云思前此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

為一言林云思前此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

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

不然乎林云推言陵之功何嘗非推賢李陵既生降類

其家聲而僕又得之蠶室傳音二次也蠶室重為天下

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林云又總數

降與已之禍皆有隱衷不能見諒於俗應上本未未易

禍所謂舒憤懣以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

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

所輕也遷父為太史掌天文律書卜筮祠祝之專為天

所輕也子所戲弄如倡優所畜以為調戲者故為俗之

所輕也子所戲弄如倡優所畜以為調戲者故為俗之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

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

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林云以所樹

不足為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

所趨異也補志士用生死其所趨殊矣林太上不辱

先考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道理其次不辱辭令

其次誣體受辱林云長其次易服受辱謂著其次關木

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剔毛髮謂髡

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斷肢體謂剔也最下腐

刑極矣官刑腐臭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

勉勵也林云士可殺而不可辱有罪則自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猛虎在深山

李廷機曰太史公作兩敘得之即此意且載勃之言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與此見獄吏則頭搶地句千古猶令人傷悼

百獸震恐及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言其威為人所制故漸積至此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鮮明也人早自決定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也幽於圜牆之中圜牆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正容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張耳王因賈萬等謀絳侯誅諸呂絳侯權傾五伯囚於請室罪及捕赦繫獄絳侯誅諸呂魏其大將也魏其衣赭衣關三木李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田蚡鉗夫劾灌夫坐罵不敬

三木謂其侯實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並詳史記苟子正論篇救赭衣而不純係注以赤土塗衣故曰赭衣純綠也引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不純赭衣通用由猶古字斯不亦遠乎言人不欲早自裁

繫于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壹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觀之勇怯勢也疆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林云以士鮮與古人受辱不自引決合而言之則勇怯強弱原無定質由形勢驅逼而成一聽於人之自處耳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林云然定計於鮮所以必死不得死耳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

決以出獄
吏繩墨之
外而稍違
疑則至鞭
籠欲引節
自決不亦
遠乎知幾
乎
殆為此也
俄轉刑不
上大夫句
以言不必
引決以下
言已之不
引決乃更
有所欲為
何如哉
父母兄弟
已喪無可
念矣視我
子妻子何
余有丁曰
至此始說
出木意言
不辭糞土
之中者恨
于私心有
所不盡鄙
陋謂修史
也
敘得錯綜
有休有識
盛碑治田
此書當與
自叙參看
方知太史
公作史本

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刑淮之間呼奴由
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已再跌宕所以隱忍苟活
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
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林云已上言受辱被刑而不死
起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侗儻卓異非常之
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
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
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
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
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林云指

如我言何
足顧
侗儻非常
之人稱焉
也
孫子臏脚
兵法云也
孫臏孫武
之子孫也
臏謂孫其
之則以法
刑斷其兩
足而縲之

脚二人○已上引古僕竊不逮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
人處困著書以自比
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替其成敗興
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
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
天文地理通古今之變補以事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
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
藏諸名山補備亡傳之其人其人謂與通邑大都則僕
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
為俗人言也林云已上言史記成可且負下未易居林
負應作勝負之負者謂
敗名之下不可處也
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
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

李廷機曰此書太史公本意總推賢進士之教故四

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竄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林云此亦上言句來言雖有著書無後之榮但論流俗狂惑之見其辱猶存既不能遠引藏身不得不依違其中實無可如何之勢也○已上答書 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補刺戾也林云仍顧推賢進士本領今雖欲自雕琢曼辭曼美也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林云死日無流俗人與處自有定論此番之死則重於泰山矣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聞樂府

中山靖王

補前漢中山靖王名勝景帝第九子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弼欲稍侵削數於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管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真德秀曰此六朝文之盛傷也首二句言聞音而愈悲

蔡清曰悲腸盈襟悲思滿紙讀之一字一

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欷繁古累字重也思者不可為歎息林云則助哀故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補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荆軻為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上嬴容祖送易水之上漸離擊筑上皆垂淚荆軻不能復食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齊之賢者謂之於邑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齊之賢者謂之於邑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齊之賢者謂之於邑

須

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

幼眇精微也林云本有悲憂因聲感觸而

發○已上言所以

夫衆煦漂山

煦吹也漂動也聚蟲成雷

凌約言曰此等文字不直叙其情而特微緩其詞如詩比興之類

師古曰盛古敗字也

朋黨執虎十夫

執也是以文王拘於羑

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

林云

古聖人亦皆為衆謗交加所害

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

補師古曰身遠與者去帝京遠與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叢擊析軸羽翮

羽翮折而鳥之

飛肉言積載輕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

紛驚逢羅

羅網也

潛然出涕

言皆驚亂遇法

臣聞白日暉光幽隱皆照明

月曜夜蟲蟻宵見

林云喻君本明

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

布覆昧不見泰山

林云喻君本明

何則物有蔽之也

臣雍闕不得聞

痛猶塞也聞猶止

讒言之徒

讒言之徒
蟲生蟲生
木詩蟲斯

朱傳

九十九子

一本作

生

斯伯奇所

以流離師

古曰伯奇

周尹吉甫

之子也事

後母至孝

而後母誣

之於吉甫

吉甫欲殺

之伯奇乃

亡於山林

流離

風

朱傳

也

也

也

李廷機曰
引喻明切
使聽者自
覺身竦髮
豎

遼路遠曾莫為臣聞

林云又無

臣竊自悲也

林云所以

○已上言讒言能蔽明宗室多被罪惡

臣聞社稷不灌

乎傷屋鼠不熏

傷屋鼠也

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

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

葭蓍之親鴻毛之重

葭蓍也葭者乃葦中白皮至薄者

群居黨議朋友相為

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

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

林云非理而施曰

亦不免禍無復論其罪之有無矣詩云我心憂傷惓焉

如擗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補詩小

怒思也

臣之謂也

具以吏所侵聞於是

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臣之謂也乃厚諸侯之禮也

不當議及宗室使人自危。

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今折弱小云。

林西仲評

先把握樂而泣之情提明隨言引喻哀慘動人。

焦漪園評

此與鄒陽獄中書同一體。

論貴粟

晁錯

補前漢晁錯穎川人學申韓刑名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文帝遣受高書於伏生遷太子家令號

大議論大識見。

氣勢激發

蘇利漢志作遺利

文法亦自頓挫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瘠病也言無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包含大意林云已上言聖王開資財之效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也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

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

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林云已上言後世不民能為民間資財之道

貧則姦邪生貧生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林云推出生民以貧之故

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

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林云又推出不農之流弊

夫寒之於衣

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

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

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不能以其民我

已上數句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

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照上不能言其民也

林云務農是通篇綱領○以上言民貧之害故當以農桑為本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

也謂安著其地水不遷也民如鳥獸謂輕去其鄉

此段言當務農先陳不農之害

洞曉人情足稱石畫

此段言當賤金玉亦先陳貴金玉之害

中人處強弱之中也

嗚呼悲哉又云自此

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林云承上言民之離鄉家
金玉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
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
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
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于時
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
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王鳳洲曰一句收○此段與上段相照上段用三四句截此段詳悉田夫只一句截住皆是文法變化幾何等奇健林云已上把辛勤困苦金玉五穀並較以明君今農夫五口之家此下至不可之狀誦之知所貴賤得救民之法
嗚呼悲哉又云自此
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兩轉尤可心惻即鄭俠流民圖何以遠過

復敘商人魚并處乃古今通患

梁好粟也阡陌謂田畝也

梁堅粟肥

推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
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
送往迎來弔死問疾博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
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
其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林云有現穀之時則賤賣以應急則

無則稱貸于人而償加倍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伏下文商人兼耕農人句已上言農夫勤苦而貧賤
坐列販賣操其奇贏謂有餘財而積日遊都市乘上之

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兒文米食必
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
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教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

讀文音義

卷之五

十九

堅好車肥

王遵嚴士

好馬

習策中却

更編編皓

從此變化

素也縉之

去

精白者也

通達國體

蘇宣天子

林希元曰

也

此幾轉淘

深散也

落可見

曳縞林云已上言商此商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

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商賤農夫

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與法之所

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林

已上承上文言商人富貴農夫貧賤如此此

國家重農抑商之法律不可不為變計之務

此下是一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

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爵

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

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滙夫能入粟以受爵皆皆有餘者

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

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頓於民心轉所補者三一曰

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

四者復卒三人三轉言當為卒免其三車騎者天下

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

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四以是觀之總粟者王

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而上通復

一人耳林云復卒又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林云

文已已上又把納馬事例與入粟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

而無窮此段甚粟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

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

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林云又可為邊防

鄒東郭評通篇絕無奇詞險句但順理發揮自覺意

思詳盡而氣勢優暢尤漢文之難得者

十仞八尺

言入粟尤

曰仞取人

勝于車騎

也

之功

五大夫第

把爵字粟

九爵

字雙關收

動又主處

上又有款

妙妙

妙妙

趙雪航評

龜錯貴粟之論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富國

行可謂有用之文章

蘇東坡評

蘇秦之談說龜錯之敷奏不唯曲盡當時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補前漢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舉孝廉昭帝元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

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吳

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五天下歸

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

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

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

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

引尚德緩刑之旨 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

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下不授命淫亂其心遂

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

開重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

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

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

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

繼絕以應天意

深動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

之

桓公以興首把桓文
左傳莊公說起有意
八年齊襄
公無常公
子小白奔
魯及公嫁
無知執襄
公小白自
皆先入得
立小白桓
公也

受公用伯
左傳桓公
四年初晉
獻公伐驪
戎得驪姬
愛幸之姬
晉三公子
申生自殺
重耳夷吾
出奔後重
耳入晉為
文公入在
二十四年
孝文為太
宗史記呂
后本紀高
祖寵戚姬
生趙王如
意高祖崩
惠帝立呂
后配殺趙
王及惠帝

天命乃
篇主意

役前許多
議論都把
此句過住
且開後面
與天合條
及以應天
意二意

叙十失處
詞法甚好

諸日專權 欲危劉氏 諸大臣陳 平周勃等 謀共誅之 迎立代王 是為孝文 帝太宗文 帝廟號 愷情之所 推已之心 遂以自亡 昌邑王賀 哀王勝之 子也昭帝 崩無嗣賀 光迎賀入 即位滿戲 無度光率 群臣白太

方是 羞文學好武勇 賤仁義之士 貴治獄之吏 正言者 謂之誹謗 過者謂之妖言 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 忠良切言皆鬱於胸 譽毀之聲日滿於耳 虛美薰心 實禍蔽塞 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方今天下 賴陛下恩厚 亡金革之危 饑寒之患 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 然太平未洽 者獄亂之也 夫獄者 天下之大命也 死 者不可復生 斷者不可復屬 書曰 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 經治獄宜慎 寧失不辜 今治獄吏則不然 上下相蔽 以 刻為明 深者獲功名 平者多後患 故治獄之吏皆欲入 死 非憎人也 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離 於市 被刑之徒 比肩而立 大辟之計 歲以萬數 此仁聖

之所由傷也 太平之未洽 九以此也 夫人情安則樂生 痛則思死 極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 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 謂曰 吏治者利其然 則指道以明之上 奏畏 卻則鍛鍊而周内之 畏為上所却 則精 蓋奏當之成 其罪 雖答錄聽之 猶以為死有餘辜 何則成 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 補成練謂成其鍛鍊之辭 是以 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 極始為一切 切推時也 一不 顧國患 此世之大賊也 故俗語曰 畫地為獄 議不入刑 未為吏期不對 此皆疾吏之風 悲痛 之辭也 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 敗法亂正 離親棄道 莫 甚乎治獄之吏 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補應前文作一大 求下更推開一步

公麻之更 立宜帝事 詳通鑑昭 帝紀 黜亡義廢 昌帝也 立有德立 宣帝也 書曰云之 大出謀出 飾辭以視 之飾假也 指道以明 之獄吏利 其假辭以 相告為指 引道理明 其罪之實 處其當罰

直是明目 張騰謀論 句法蒼勁 補離典濟 夫人情一

九色平水 卷之五

此喻引起
是上書
臣聞鳥為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
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
匿惡國君含諂補山藪藏疾四句晉伯宗言出左傳宜
十五年杜注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
之匿亦藏也雖美玉之
質亦或居藏瑕穢也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

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刑
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
天亡極天下幸甚

鄒東郭評溫舒此書詞議明達援引常理深中宣帝刑
名法律之病而當時莫之用卒不能以臻中
興之美也惜哉

胡思泉評宣帝用刑深刻趙蓋揚韓之不得其死可以
見矣溫舒此書可謂對病之藥其言深刻之
弊讀之令人酸鼻宣帝見其
責而賢之不失為賢君也

蘇東坡集
坡紀年
云嘉祐六
年辛丑冬
趣鳳翔任
公年二十
六七年壬
寅作喜雨
亭記此時
東坡屬陳
希亮幕下

林次崖曰
把名亭名
字作光景
以下九八
九個名字
叔孫在漢
武之先古
人文字不
拘如此

喜雨亭記

蘇東坡

亭以雨名志喜也林云叙名
亭之故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

忘也解所以志
喜之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書唐叔得禾具畝
同類獻之天子周

命領天子之
作嘉禾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
得寶鼎汾水上改元

為元此叔孫勝敵以名其子
左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
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

如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此節且
志喜之意予幸扶

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

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林云叙作亭之始原與雨無交
涉以伏下文亭成遇雨之狀是

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

民方以為憂林云用憂字擊
動下文喜字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

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似春秋
書法官吏相與

句法可愛

慶於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喜
 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只一句幹上作事接得甚於是
 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
 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
 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
 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
 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
 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林云應下示不忘句一篇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
 者不得以為襦短衣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此是
 古言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此句已包太守天民曰太守

太守命薛
于浮槎山
主神獲雨
今誦此書
喜不自禁
併億之以
見天不遺
斯民也

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

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眞眞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林云推而至於太空宜無可推者矣但太空無形無
朕雖欲名之以示不忘必不可得惟有以名吾亭耳

姜鳳阿評此篇題小而語大議論于涉
國政民生大節無一塵俗氣

林次崖評說善兩處切當人情人事未雖似戲然自太
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不離乎盤他人
雖有此意思未必有此筆力眞大家手也

張子韶評予聞陳伯修云喜雨亭記
自非具眼目者未易知也

樓迂齋評蟬蛻汚濁之中浮游塵埃
之外所謂以文為戲者

王鳳洲評看東坡此篇文字胸次灑
落直是半點塵埃不到

茅鹿門評凡人作文須是筆頭上攪得數百
篇與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看來筆力有千鈞
重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唐書百官志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法政事堂於中書省

此下文法五點且字句高古絕無庸陋之氣

有氣力有光能蓋以忠正之氣撥為侃侃之辭自是擔得斤兩文字熟此便能遠蒙效

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祭元是有開係文字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恃道於君逆道于入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若息不可以擅刑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茶不賞削茶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謀自賢違道傷古登斯堂者能不厚薄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

廬陵中宗伊尹假是即位之明總上意所

年則天武以文法自氏廢為盧陵王正位

之事出前朱伯賢論此下舉宰相之不賢

變理周書前者為成變理陰陽前懼以當

茶仲變理時之法未者和調之復懼以青

也雅衡機務史之名而雅衡機務句法亦奇

蓋謂權輕重也孟子推然後知

輕重一說變理推衡論思機務下語自在輕重其實

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秋仁正廬陵之位此承上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句法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細密可以為終身之戒

鄒東郭評勢留墨詞法練地綴橫闊闢自有奇妙處讀首句頗覺無厭正業舉者死宜取以為法者

王鳳洲評此篇文字學士家視為常物若細覽之筆下變化如走龍蛇是初學之利要信可博而可也法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非謂古之大臣不與知機務

原古者言路之廣

言始設諫官責任之重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此句

漢興以來始置官矣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

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忘其

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

汲於名者猶汲汲于利也有大力量其間相去何遠哉官之

慶曆中仁宗錢君始書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

八年仁宗號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

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林云究竟以名為勸

錢君名昆字裕之吳越王涼之子也官右諫議大夫

名利兩語尤高非温公不及此

結句三四語涼字

戒但汲汲為名者便是詐曲事久論定有不可掩若汲汲為利者毋待論已

鄒東郭評此一篇僅百餘字而諫意以悉未後指名而

樓迂齊評首尾百六十八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

林次崖評此等文字固係世教不可以文字目之九

李九我評此篇常與歐陽公上范司諫並觀而汲汲於

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兩語忠肝義膽炳烺篇

章尤發歐陽所未發

真名宰相之言也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五

--	--	--	--	--	--	--	--	--	--	--

事實

批評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六

明 安福 東郭先生鄒守益批選

北海 漪園先生焦竑評校

晉江 九我先生李廷機註閱

日本筑前 蔭圃 福井掬編輯

小心文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補前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博學能文武帝朝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後使南越卒時年二十餘世号終童○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五蹄每足五路又得奇木其枝旁出復合于木上
帝異二物博謀群臣終軍對奏上甚異之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

詩指三項

指部武

也。林云：因通篇皆稱武帝功德語。南越竄屏葭葦，與鳥

竄屏葭葦

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

或云南越

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

或曰云々

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特慕票騎抗旌，昆邪

正朔不及

右社。從中國，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北胡總收，上南越

也。曆王者

及域外。若爵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蒞賢，縣賞待功能

之所頌故

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謂不堪職任者，刑於宇內

王政不及

矣。刑法也。成法於宇內，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

是謂正朔

不專。言德已足，法宇內而專也。建三官之文質，章厥職之所

攝收也

宜封禪之君，無聞焉。林云：即古來封禪之君，未聞有此

天將軍云

向。以上稱功德。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

年。驟騎將

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文飾太平也。傳於無

軍霍去病

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制禮樂，休徵

擊敗匈奴

之應。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海不揚波，是

匈奴昆邪

之光。垂聖思於勒成。補物成，猶言修成。專神明之敬奉

王降置五

燔瘞於郊宮。燔祭天，瘞祭地。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

象。國處其

也。明者明靈，而異獸來獲，宜矣。明則神明必報之，以休

右社匈奴

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

本左社今

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以充此天之所

從中國化

以示饗而神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善改定告元

也。三官云

告。神祇。苴白茅。林云：苴，藉也。於江淮發嘉瑞于營丘

云於明堂

政。教有文

其常如易

度表章六

經之類

讀文獻通考

登封太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林云上答天瑞且以傳于無窮

○已上言得瑞蓋六鷁退飛逆也象諸侯畔逆林云當進反退為逆白

魚登舟順也象諸侯順武王林云不取自至為順夫明闇之微上亂飛鳥

補師古曰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并合也獸皆兩角

此獨明同本也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於

有解編髮削左社襲冠帶要衣裳師古曰要衣裳謂中國之衣裳也

讀曰要而蒙化者焉斯拱而英之耳斯拱手而待之即至也林云

又當有外國來歸不但南越昆邪而已此所以為同本無外之義也○已上又推其所應

報燕惠王書

樂毅

樂毅本魏人羊之後燕昭王使身下士毅臣事昭王于惠王立與毅有隙毅西降趙趙封毅

於觀津号曰望諸君後惠王悔之使人讓毅乃報以書謝之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

有害足下之義恐損惠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

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羣臣之

理王故托之侍御者又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

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

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

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觀昭王見

有高世主之心世主故假節於魏假魏節以身得察

於燕得以身察察于燕○迂齊云毅緣此先王過嬰厠

之賓客之中使毅得列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

亞卿迂齊云毅緣此所以杜構也臣竊不自知自

惟恐慮上

書全依文

記蓋

國策文大

異故不盡

舉其異同

龍才能處

之虞之於

職也

故上言毅

以飾傳之

鳳洲云侍

御二句

篇大指中

問多是說

此二句

李云成功

立名是一

篇守眼

鄉云此下

叙當日君

臣相得之

自魏往凡
命承教之

最勝之遺
事策最作
勝齊嘗霸
天下而數
勝于他國
其餘教遺
下猶存

顧及命策
注曰顧而
又言其速
也

段部
皆此教

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西山云川下教所故受命而

不辭林云以上叙所以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

齊昭王為齊所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謂代齊臣曰

夫齊霸國之餘業和公霸而最勝之遺事也勝於他國

練於甲兵言自於攻戰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

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見

得淮北魏欲得東時皆屬齊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趙若許通好又

四國舉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

顧及命起兵擊齊使趙復命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

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同濟水也濟上之

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曰遁

而走皆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

器設於寧臺四句見文法○齊國器大呂陳於元英

故鼎及平磨室燕之舊此後歸于磨室○西山云

之植植於汶篁燕刺立所植也齊王汶上之竹或云竹

水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

故裂地而封之封為昌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

自知又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迂齊云此教好

是以受命不辭林云把前段之詞覆說一遍以起

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

於春秋故也故名著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之

後世有先見之明故成名而不為人所毀若先王之報

故不毀不廢生後世若先王之報

天呂亦鍾
名故鼎齊
所得燕鼎
磨室律替
之室磨音
磨磨室亦
燕官名其
字从尸从
二水與磨
字不同

詞重前意
不重前
鳳洲云此
處又應上
功立名成
意分明是
說惠王身
上云

此言已佐
燕之有餘

怨雪恥報齊怨夷萬乘之疆國夷平收八百歲之蓄積

齊自太公至湣王八百餘年其蓄積之富悉為燕昭王所有昭王及至棄群臣之日昭王

群臣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廢孽雖廢生孽

不忽施及乎萌隸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迂齊云見昭

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作于始不善始者不必

善終始之善不能保其終林云上言先王立功此處自

免有得妙在虛逗二句即借吳王子胥點綴一昔伍子

胥說聽於闔閭吳王名闔閭而楚王遠迹至郢吳破楚

出至夫差弗是也夫差闔閭之子不賜之鳩夷而浮之

江殺子胥盛以鳩夷而浮江流吳王不寤先論

之可以立功夫差不省子胥先故沈子胥而不悔沈子

鷓夷鷓夷名
馬革為箕
形以欲散
骨

補馮覲曰
以闔閭比
燕昭王以
夫差比惠
王此段援
引甚切而
詞法蒼綠
引子胥一
段悽惋感
惻所謂長

化索隱云
子胥怨恨
故雖投江
而神不化
猶為波濤
之神也

三段詞語
頗拙最有
文法

悔而不發見主之不同量子胥不早謀大是以

至於入江而不化子胥不知退至于沉江而不化西

燕之夫免身全功殺去燕故曰以明先王之迹彰明昭

迹臣之上計也離離也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

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即所謂義

之所不敢出也以去燕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

惡聲惡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

數奉教於君子矣西山云此結恐侍御者之親

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

意焉

鄒東郭評以此一書自陳其功謂意委曲而詞氣謙

以去燕又
幸趙代燕
以為利接
之十義寧
敢出與國
策聞作報

鳳洲云以
戰國又復
之世而有
如救起其
言數舉教
于君否則
其野學必
有自來矣
東山曰
此戰國策
說談之辭

略之

林次崖評

古人告君自伊訓說命及孔孟下馬戰國之
蘇張皆是對面立談無以書寓書論事首見
於鄭子產晉叔向蓋由越國然猶與其臣未
與其君越國寓書於君始於樂毅自後若秦
李斯漢鄒陽咸祖為之是皆非獲而君不得
已以書通至收來賈誼雖不越國獲而於
書通矣

樓迂齊評

此書可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
蜀照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李性學評樂毅報燕惠王書諸葛亮出師表不必言
讀之者可想見其忠李今伯陳情表不必言
孝讀之者可想見其孝杜子美之
詩黃魯直之文亦然細味自見

王鳳洲評

看他自叙當日君臣真有劉蕩魚水之微其
一念不背嗣君中山故德之相要莫之過而
肝腸非露辭氣溫厚讀之使人群疑盡釋萬
恨俱消可謂有德之士戰國之士如樂毅豈
可以孫龐吳田
之徒視之哉

遺燕將書

魯仲連

補魯仲連齊人時秦圍趙魏遣新垣衍說趙
請帝秦仲連見衍曰秦為帝連蹈東海而死爾
秦軍聞之却五十里齊田單問策於仲連言於
齊王欲爵之仲連逃於海上○燕攻齊取七十
餘城唯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
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誅遂保
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仲連乃為書而矢之以射城中遺燕將
燕將曰敬聞
命矣因罷兵

渾融奇拔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

忠也應前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

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林云三句雖平提重在此故智者

不再計勇士不怯死此獨遺忠字古人對今死生榮辱

尊卑貴賤
此其一時
也史記作
貴賤尊卑
此時不再

俗同二字
語簡意盡
在常人必
用許多字
此句法也

燕救不至
索隱曰交
者俱也前
時楚攻南

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

同也林云死生榮辱尊卑貴賤見下文言生榮尊貴是

再計亦不可瞻顧畏怯致失事機同於世俗之見也○

此段畧言其緊以起下文意重在背燕歸齊故去忠臣

一句尚提智者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懼之齊無南面

之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以為亡南陽之害不

若得濟北即聊城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

齊善秦故魏不敢東面不攻橫秦之勢合齊秦連和則

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亦右壤存濟北計必為

之林云右壤即平陸言楚魏兵若不退齊亦顧不今楚

魏交退燕救不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

者議齊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言彼此相待其即臣見公

之不能得也不能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林云此

亂君臣過計此下言燕不上下迷惑乘服將誤以十萬

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壞削主困為天下

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

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公輸班為雲梯以攻宋九設機變

有餘出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兵起之兵也

能已見於天下矣林云此段言燕既亂救兵不故為公

計動也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此勸之燕王

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據臂而議於世功業可

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據臂而議於世功業可

陽魏攻平
陸今二國

之兵俱退
而燕救又

不至是危
勢也

五折於外
徐廣曰此

事去長平
十年或曰

六國表齊
襄王法章

五年殺燕
騎劫是歲

燕昭王三
十三年也

而魏破燕
殺栗服事

在燕王喜
四年當齊

王建十四
年上距殺

乘服乃後
時事與昔

擬作無疑
然其人意

氣橫溢肆
華而成不

暇照檢細
處此太史

愛其千里
而略其北

壯驪黃也

此段皆誘
惑燕將之

辭非實事
也

也

也

也

騎劫之歲
二十八年
此事之難
解者

胡云意思
明快詞句
老練

茅云把墓
快辱三字
反前忠勇
智三字

王曰戰國

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給說士矯國

華俗於天下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林云此勸其歸燕可以

意者亦捐世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此勸之

富比陶衛穰侯封陶商侯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

林云此勸其降齊可以免倍時棄利之失是主意二者顯名厚實也林云

厚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林云此段言歸燕降齊且吾

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林云

燕將以死守為節棄城為耻故特破之以起下文昔管仲射桓公中鈞墓也遺

也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

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鄉使管仲窮抑幽囚而

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

矣穢獲且差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

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

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

名高天下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

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

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

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刎桓公於壇坫

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

下震動諸侯驚駭咸加異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行小

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

也故去感念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念情之節定

曹子魯將
曹昧也
連與魯君
計公羊傳
曰莊公將
會平桓公
曹子進曰
君之意何
如莊公曰
寡人之生
不若死矣
曹子曰然
則君請當
其君臣請
從橫詞法

上有一共
一儀秦輩
挾推勢為
厚利者也
其一魯仲
連虞卿好
救難輕爵
富為名高
者也約之
于義雖不
敢知然而
連趙遠矣

主意歸重
知字
解東郭云
此篇文勢
從橫詞法

當其臣壯
公曰諾
君好會而
地站及爵
之具以土
為之在兩
孫問

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

公擇一而行之林云總收管仲曹沫二事以明燕將守聊城不足為節棄聊城不足為恥

蘇頌演評戰國遊說之士非從則橫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仲連辯過儀

秦氣陵虜行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心因事收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爵賞脫展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鄒東郭評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持為齊計耳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危

林次崖評燕將以孤軍守聊城期年而齊不能下得仲連此書不忍其燕而自殺其賢過於田單信

唐荆川評余按戰國之時以魯仲連為天下上然余觀射聊城書至燕將之自殺而盡城中之人為軍所屠未嘗不讀其文而憤然惜也夫士人不當生斯世度能為伊周則行志不能則去

獄中上梁王書鄒陽

補前漢鄒陽齊人初事吳王濞後去從梁孝王游鄒陽故來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慷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乃從獄中上書書奏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師古云精誠感天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

之補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格故

太白蝕昴昴趙分也太白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

要上二事食者于登也太白天之將軍

茅云此等家數惟西

漢有之東京以下無

子尚疑而不信也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

之補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格故

太白蝕昴昴趙分也太白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

要上二事食者于登也太白天之將軍

茅云此等家數惟西

殆不足述
特為這兩
句設以起
下文耳

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議
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
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則之

暫收上意
如長堤一
障百流俱
任大有力
景

下和得璞玉者武王曰石也別知左足武王亮
復獻之文王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之時
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

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以其計詐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

聞比干剖心子胥鳩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
察少加憐焉林云已上言已以忠信下欲願王熟察語
其心勿置之死作折而下成

有曰白頭如新初不相識至白頭傾蓋如故即所謂一何則
頭不相知知與不知也林云以已新至梁故引是語
知不知三字又是此段綱領故樊於期逃

傾蓋如故
道行相遇
車對語
兩蓋相切
是與不知
是此段主
意云文字

小報之我
故云願蓋
止家語孔
子遇程子
於途傾蓋
而語二字
蓋出於此
藉荆軻首
以奉丹事
燕策荆軻
見樊於期
曰今聞秦
購將軍之
首金十斤
邑万家有
一言可以
復申明知
患報則軍
之仇者何
如於期曰
為之奈何
軻曰願得
入朝見嫉

秦之燕被劫走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藉假王奢去
齊之魏臨城自到以卻齊而存魏齊代魏奢登城謂齊
王奢齊臣亡之魏後

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夫王奢樊於期非
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到○文法高妙

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
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

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燕之自主戰上六城為魏
尾生尾生古之信士守志忘軀

取中山主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何則誠有以
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

音決提駿馬也生七日而絕其母
敬重蘇秦雖有讒言更食以珍味
白圭顯於中山以技
尊顯也人惡之魏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折肝相信也折分豈移於浮辭哉林云總收相
知之意○已

將軍之首 又是此段 以獻秦王 注意以下 必喜見臣 皆覆明此 臣左手持 意而未以 其袖右手 三君不惑 堪其胸於 於眾口者 期徙之自 收之以諷 勿。

為燕尾生 莊子盜跖 箭尾生與 女子期於 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 不去抱梁 柱而死。 司馬喜腹 脚於宋說 大膽勝尚 也。增韻勝 蓋骨或云 孫子則故

上言古人以舊主之不知而去舊國以新主之知而入新國既入新國必圖報効其主雖聞有謗之者過之益厚方算得相知之深作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二折而下成一大段。

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腹脚於宋司馬喜六國卒相時人被其刑

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平為應侯范雎嘗隨須賈使齊齊王賜雎金十斤及牛酒賈疑雎以魏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魏齊怒皆擊雎折其脅而摺其齒雎佯死得出亡入秦為應侯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

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申徒狄殷末人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李徐行負善云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踏雍而後入河也

石入海行周求入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

上之心言雖不見容終不苟且求親故百里奚乞食於

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甯戚為

亦曰廉潔亦則罪也

亦曰廉潔亦則罪也

亦曰廉潔亦則罪也

宜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我感於心合於意

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或於眾口哉林云明主用人亦不惜私交之

口已上承前兩惡字言嫉妬乃人情之常有才之士多不免於嫉妬以其不肖由私交進身也明主知之亦不以私交用又隱隱喻已不苟附羊勝

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孔子受女樂而宋信子

冉之計囚墨翟子冉子罕也事不詳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

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鑠銷也眾口所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齊任子臧威威此二國豈

拘於俗牽於世擊阿偏之辭我公聽於觀垂明當世公聽

至此方按轉說梁王身上去然不能盡舉姑舉由余子臧以觀例

此段先以聖王提起方轉下言齊晉善用士秦越用上不終卒歸誨梁王

無私也然觀無偏也尹子曰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

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前事而為善意則相從也燕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封比干之後修子婦之墓則國家安全也

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而走寺人斬其袂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甥

公遠見之勃鞞以呂卻之謀告文公社袂也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中鈞公卒用之何則慈仁殷勤誠

嘉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疆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霸中國遂殺其身種劍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自相進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

仲辭三公為人灌園自相進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於陵子

披心腹見情素陸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

士無所吝則榮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

厚則無不可使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按劍相賜

設喻甚高

誠助臣請必能與王曰諾明且如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其王倘加要離罪放妻子揚其灰林云士無不樂為之用矣○已上言所以能用人之法因梁王貴威能待士而及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作四折而下成一大段

而為方象

學云只此

木根抵輪困離奇言曲也抵帶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旋也而為萬象器者

曰天子車

詞氣恢廓

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

與之屬也

文字奇崛

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

仲也

句句照上

神欲開也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賜之迹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

龍逢比干之意

有憤所謂

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陶家名操下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

龍逢比干之意

是作文之利刃

天而不牽乎卑辭之語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

龍逢比干之意

枯木朽株

說而匕首竊發軻既至秦以千金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王曰燕願舉國為

龍逢比干之意

隨珠和璧

內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已首見秦王驚自引周而起乃免匕首其頭類也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

龍逢比干之意

設譬然後

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而伯出獵見呂尚

龍逢比干之意

既新文又

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諂諛之辭牽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漢書音釋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

龍逢比干之意

歸立為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太公望道途卒

龍逢比干之意

烏集二字

食平馬器以木作如槽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

故里名勝 聲氣逼人 負殆不小 求命以結 不肯敗志 此言已終

於位勢之貴而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下者哉 鄒東郭評 此書援古證今累百千言詞雖繁而不亂意

老蘇諫論之語

策名清時左傳傳公

答蘇武書

李陵

胡思泉評 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浸趨於偶儻蓋其病也然其論說毀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

李九我評 獄中書逐客書皆快傾危之術震駭人主李斯云逐客以資敵鄒陽云士有伏死巖穴中

補前漢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入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補蘇武字子卿京兆人使匈奴留十九年歸拜典

子卿足下 祭邑獨斷云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告之因卑達尊之意

也及群臣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二十三年。孤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武乃辟也。杜注。名書於所臣之策。每漢書。帝以武有言。朝朔望。策名蓋策。功名也。非初為臣之謂矣。

林希元曰。此段敘所寓之悲慘。切動人然。誰為之耶。悲何益耶。

補宣十二年左傳

策名謂君前書臣之名。榮問休暢幸甚。甚遠托異國昔人所悲。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勲勲。

慰其遠羈之苦。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

韋鞬毳幕。以禦風雨。糲肉酪漿。以充飢渴。衣也。毳音吹。

去聲。毳幕。帳也。舉自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

慘裂。裂。今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

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卷蕭蕭。

而吹。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

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景况之甚慘。與子別後。益復

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魚。

頸挫有法。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身負國。豈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苗。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智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

域恐魘字之訛。

胡云降虜。何以罪亦不小。

鄒云此強詞。

每攘臂。心下蕭焉。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

身負國。豈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苗。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智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

謂其父當戶。更成夷狄之族。又自悲其功大罪小。不蒙

明察。林云。不察明。孤負陵心。林云。心即下文所云區區

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亦切。以自

明。刻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林云。全家被殺。身無

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辱。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

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

增。切。怛耳。林云。以多此一死。故不即死。不知者。以為甘

悲。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

使不得。歸。久辱於外之苦。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

使不得。歸。久辱於外之苦。

天漢五臣
本天漢作
大漢

自昔先帝
至豈易為
力哉是一
大既叙已
成見敗之
與而未以
故帝自解
高帝自解
不可摸提

茅云然猶
兩字疊用
四水見成
功之難此
章法也

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首先帝授陵
步卒五千謂武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襄萬
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之外入疆胡之
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
羈馬終然猶斬將塞旗追奔逐北師敗曰北滅跡掃塵
斬其梟師梟勇也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
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與師更
練精兵疆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
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
乘創初良痛決命爭首漢書云陵與單于連戰上卒傷
者持兵戰備爭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
皆謂爭為前進

二語最有
波瀾句法
可嘉

燕丹子書

漢書李陵

傳匈奴與
陵戰至塞

恐漢有伏
兵欲引還

因大進新
兵陵戰蘭

干山弓矢
並盡於是

乃得免更

茅云散語
婉曲頌
亦善自文

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又指虜胡馬奔走兵盡
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徒望也空爭為先登林
叙連戰之功皆極言其難為力處能為力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
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
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賊臣管取也管取為軍侯被
軍敗進新兵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
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
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補言處陵也者難致力
敢其罪而執事者云云漢朝執事之人苟然陵
以不死陵不死罪也然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
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

記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計始得免亦亡貝反

林氏既已為臣而又效之是二心也豫讓不為前輩已有定論報恩圖主之言皆假托耳非忠也

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前書云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馳南馳故且厚思下願和考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

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此段借喻明不死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吳王發精兵擊越改

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大合諸侯於黃池非蘇曰可矣遂伐吳吳乃請成後四年復敗吳吳王自越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盟曹沫之地以和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下河既盟曹沫執匕首劫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墜境君圖之桓公乃許書還魯

魯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云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士為兵以備獲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謀此陵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林云我陵不能

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醜蕭何為民請死上怒惡樊噲黃呂氏上怒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請長安陳豨反韓信欲應之事覺呂氏使武上縛信斬於長樂彭越反高祖遷處蜀呂后從長安來自上誅之遂令舍人黃越反夷三族黥布傳薛公云前年醜越在

年殺韓信韓錯受戮周魏見辜七國及袁盎言斬錯可捕治之魏其侯賈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

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謂范

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謂范

賈誼文帝欲誼任公卿之位終滯之獨不帝疏誼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大臣大司馬用向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指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

此段敘漢行功臣之薄復引武

侯欲反乎以寓已意

非夫曰所

買乃葬器

也何謂反

乎史便之

益急遂入

廷尉獄不

受五日殿

血而死

武賞不酬

功而心無

怨是不見

君父之非

所以為忠

臣異李陵

矣

命雖生何

面目以歸

漢引佩刀

以自刺衛

律驚自抱

持武武氣

絕半日復

息乃徒武

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

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貴

擊匈奴廣願居前青不許廣懷偏引兵出東邊感失道

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廣嘆曰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餘戰今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且足下昔以單

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過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

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丁老母終

堂也生妻去帷婦年以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

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

當享茅土之薦尚書韓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

北海上無不可及

盡為萬戶侯親戚貧賤之類悉為廓廟宰如子尚如此

陵復何控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

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

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

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謂言陵誠能安於死事

男兒生已不成名死則葬塞夷中誰復能感身替類還

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郭詞雄也弄刀筆之吏

也願足下勿復望陵謂劉良曰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

言相去萬里入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

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謂霍光上勅事聖君足

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白匈奴時勿以為念努力自愛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鄒東郭評 此書意多謬妄或謂非陵所作余獨取之者特以其辭氣勁健而頗有懷故之情耳

林次崖評 李陵此書雖自分疏本不足錄然一氣呵成無離斷斧鑿痕可見西漢文字

茅鹿門評 李少卿有所為之言恐亦本心徒以眾憤之故竟成不白之辜情亦可哀而詞氣愴腸文

覆曲折豪宕疏通誠漢文之巨擘者

王鳳洲評 反覆曲折首尾相續敘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者得豪氣猶未盡除

後出師表

補諸葛孔明已出正編時亮開曹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即以此為疑亮

乃上表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

直是明已文便知此以天下人勢言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

備安謂漢

茅云孔明屢以先帝託臣為言

當知臣伐賊才弱氣疆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

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非疑也 故以伐賊為計而不疑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

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溪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

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 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

又務於東 曹休東吳陸遜戰于石亭大破 兵法乘勝此

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於日月謀臣淵深

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

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 皆當時名士各據州郡能

不毛言艸木之不生也

可誰以擇移主之疑且有歲規得意字眼安得好

未解一說作懈意之

條陳利害縹緲石畫

九色平水

禮東萊年
平人
王朗守景
與東海郡
人
遂并江東
蘇朗皆守
險以致
破賊者引
證蜀事最
切

而諷諭之
意不一而
足非識時
勢者不能
言非抱貞
忠者不欲
言也

故亮以譏當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

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孫權坐大遂并

江東此臣未解二也林云此段言失時不戰必至曹操

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髮髻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

戰於宛為險於烏巢袁紹拒操于官渡紹輜重萬餘在

危於祁連西域名偏於黎陽黎陽在河朔袁譚據之操

幾敗北山即伯山也夏侯淵賊操爭漢中連米北山下

軍驚駭蹂躪踐墮漢水中操殆死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

與許褚留南崖斷後起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操然後

偽定一時耳林云偽定非實定一時非况臣才弱而欲

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林云此段言不冒曹

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合肥東南在馬任用李服

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操降張魯留夏侯

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

雲陽群馬玉閣芝丁立自壽劉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

七十餘人林云皆病死者突將無前林云有衝突之才

武騎一千餘人皆戰死亮南征南中既昏即其渠

騎皆騎兵自然喪道雲管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

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當

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林云此段言不乘時出師

待精銳既盡之後欲出不

讀表至殺
趙雲一段
讀詩至杜
陵論孔明
詩真足墮
淚所謂伯
仲之間見
伊呂指麾
若定失蕭
曹運移漢
祚難恢復
志決身織
軍務勞嗟
嗟孔明之
用心亦苦
矣然惟杜
陵知孔明
之心

能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不可息則駐與行勞費正
等駐則有守城之勞行則有戰伐之勞而糧食財用皆不可闕者不伐賊必須嚴守是駐與行費勞同也

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

六也林云此段言戰守勞費相夫難平者事也林云類

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眾過襄陽荆州人多歸之此到襄陽軍至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兵五千追之於當陽之長阪先主乃棄妻子走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

帝東連吳越而取巴蜀進兵圍成都舉兵北征夏侯拔首

斬夏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

毀敗孫權遣呂蒙襲荆州歸蹉跌先主復仇為陸遜所殺

曹丕稱帝操子丕廢操為凡事如是難可逆料

稍亦乘快
之意發見
於外者也
然後轉語
之辭與他
文然後之
義不問
周羽字雲
長水字長
生河東解
兩舉曹劉
難料之事
一篇意思
全在水一
歸結可呢
忠川義膽
茅鹿門云
胸躬尽力

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

也

朱晦菴評余讀唐薛能詩云山展經過滿徑蹤隔漢溪

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

表所云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仲討賊之義盡

托孤之責直足以風萬世為人臣者安得謂

之成何

陸象山評孔明出師二表議論見

羅錦山評劉半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

鄒東郭評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贊詞真是為法

以孔明忠義之言雖多而不厭也况此表文

參語名宰
相之別名
宰相之言

胡思泉評

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禪非意料測度之所能前定唯當公爾忘私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為便讀此可以見其忠肝義氣誠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己者也

張南軒評

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於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就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陳情表

李密

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病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還漢太守

險巖猶言
數奇也
蘭西猶言
憂禍也
生於孟子
首敘辛苦
之情固非
用心雕刻
然句調自
是有法

臣密言臣以險巖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以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無所至子成立

董趙咸曰
知狹笑可
提挈
零丁孤苦
零丁失志
貌言無所
依倚也
期功皆喪
服名甚周
年服大功
九月小功
五月也
單獨

有兒息外無蕃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氣力

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

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

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

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

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

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

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

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貴之奇九平水

卷之三

九

除故官就
新官也漢
書曰太子
屬官有洗
馬如淳曰
前驅也
下矜名節
矜謂自尊
大也言我
本謀為官
非德速
名節自
察以蜀
而堅辭
普命恐晉
疑其名節
自矜故作
此語
豈取盤桓
易也卦初
九盤桓注
難進難退

迫切之情
堪以流淚

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
退不得林云事在兩難之際不得不再具表陳情矣
自速奉聖朝至此敘朝廷微
召之殷而自已進退之難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漢文帝短喪以來皆以日
易月至晉武復三年之薦
凡在故老猶蒙矜育
其子得及孝養之情况臣孤苦特為尤甚
老當養無可旁
且臣少事偽朝
李密本蜀人先封帝室
貨尤宜矜恤
且臣少事偽朝
李密本蜀人先封帝室
明大非曹操漢賊之比密又在孝子順孫之列國亡歸
為尤當不忘舊君何忍自稱蜀為偽朝乎予每讀至此
滿惜然歷職郎署
官至尚
本圖官達不矜名節今臣亡
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
希冀但以劉日薄
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
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
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言更婉曲
動人

祖母之命今當臣侍奉而延一人送
相依以為命所以不能廢養而遠去
臣密今年四十有
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
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鳥返哺臣之辛苦非
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
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
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魏武子有妾病亟又曰殺為殉父死願
曰寧從治時命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草
以枕杜回躡踵而顛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而所嫁
婦人之父也爾從先
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
聞

鄒東郭評

此篇文意哀切詞句老成每不見錄於大
家者以一言之失也畧此而觀全文則孝心

邵聘書

補謝枋得已見正編

謝枋得

却聘書通鑑大全元謝枋得發

世祖至元亦微達二

謝枋得力蒙委用及

辭不至時終情不願

帝訪求南身雖起敗

人有才者亡之問百

甚急御火辱不淪用

程文海承拯國難既

肯留夢炎送母注濱

交章薦之乃授命燕

故也此書上豈以知

乃枋得所遇厚薄為

上丞相劉重輕哉故

忠齊者也

有夷齊四皓之說

文本甚多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思四皓雖

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林云此處提兩箇不仕是一篇

主况蒸藜含糲于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林云

按宋史元呂師夔徇江東先生迎戰敗績棄家變姓名

走於建陽之唐石山至元甲申歲詔有忠於所事者悉

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

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

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補莊子天道篇昔者牛呼我牛也而謂之

我為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

為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

隨天付予補莊子太宗師篇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

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我哉云若貪戀官爵昧于

一行林云昧於大義而前往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

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林云自媿非義無以施其面目某與太

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

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而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

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于

鴻毛林云合義不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

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宋史氏評謝君嶷嶷以全臣節宋末之卓然者也觀其却聘一書當與採薇歌共垂不朽

而如也

公指劉忠齋

唐順之曰其詞甚厲其志甚決

此節略摘其要耳
昧于一行左傳文公二十六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杜注昧猶貪冒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六畢

事實

將欲為治也樂記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乎好惡而又人道之正也皆始於音聲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

批評

起句便見遠知樂之本

此段意思深遠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七

明 安福 東郭先生鄒守益批選

北海 漪園先生焦竑評校

晉江 九我先生李廷機註閱

日本筑前 葑圃 福井掬補輯

小心文

樂書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比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

為方謂之
音鄭注曰
宮商角徵
羽雜比曰
音單出曰
聲形猶見
也又曰方
猶文章
故宮動脾
云云樂記
宮為君商
為臣角為
民徵為事
羽為物五
者不亂則
無意滯之
音矣以五
聲配當五
服樂記苟
子皆無其
說以變化

此段意思
明快且舉
禮樂並論
是借容形
主法至當
不易之論
應前面意

和正禮羽動賢而和正智得樂之神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
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
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
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
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
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
整齊而好禮得樂之趣夫禮由外入補樂記樂自內出可在
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補樂記禮樂不可斯須
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臾離禮則暴慢
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
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補樂記是故君子及情以

庶也樂記
若大禮樂
之施於金
石越於聲
音用於宗
廟社稷事
于山川鬼
神則此所
以與民同
也

結更有意
味

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匿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
不設於身休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
義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
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
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
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
無由入也補前子樂論篇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
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
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

鄒東郭評馬遷究樂之精以立論意思淵造而詞法婉
微三復讀之始得其趣學者必識此論而後

唐荆川評前半篇得樂之神
後半篇得樂之趣

胡二溪評余讀太史公樂書見其舍音論治平乃卷樓
於使及聞雅頌之音言仁義之道未嘗不嘆

其深遠而有議也蓋古者功成而後樂作後世中常之主日守下戈殘民以逞娛心自遂快意恣欲樂之實先亡矣乃君臣相與修其律度綱繆其聲容而曰吾作樂以知天下此禮樂之所以不興也而遷知舍音律而求之正心之間可不謂識其本與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書而鄉往適魯親仲

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也回留

之不能去云居而鄉往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

則榮沒則已焉林云君王以其位賢人以不心者孔子布衣傳

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

夫子可謂至聖矣林云非天下賢人之比

林西仲評為夫子作贊若提起道德來請問從何處說起此惟緩々引詩自漢莫測高深僅有嚮往

之誠故讀其書也以為想見其人為嚮往觀其廟堂也以低回不去為嚮往總未道者夫子

一字也然後以天下有位而貴有德而賢者互較一番見他人不過一時之榮而夫子乃

萬世之宗未言六藝折中亦就人之嚮往上說忽以至至聖兩字作結而道德之尊已在其

內何等省力此極輕極鬆之筆

范睢蔡澤列傳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實信哉是言也林

言皆言有所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林云一切藉以行其才者

然游說諸侯至百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

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

者固疆弱之勢與也林云秦強易於建功有所藉以行其才正合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之

詩有之詩小雅車牽篇毛傳景大也鄭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為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祇回或作低回亦通折中折斷

平慎中曰千古名言一字不可增減茅坤曰此篇僅僅百字而意獨精到

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有筆力有氣勢

接云三個然字為轉語當看

九

於齊新齊
指漢軍因
於趙波遠
奔西是也

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
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林云若二子不遭子困
尼未必能激而人秦是

趙恒評人史公贊意有三節言二子入秦取卿相聖
功於天下乃因強秦之勢亦如長袖之善舞

多錢之善貴然士亦有偶合命為之也不然
賢如二子亦多矣而不得盡意者又何限也
然二子之功因激而成其初之困
厄亦甚矣士之處因可不自為乎

張耳陳餘列傳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所役莫非
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
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成之譽雖高

至偉且四
相字相應
皆有聲

荆通伍被
江充息夫
錫合傳

此句似一
篇名即一

伍被安於
危國漢書
伍被楚人
也

引伍被當
誅以朋朋
通之幸

忠不終而
詐讒李奇
曰詐為王
畫策而離
見納也師
古曰離讀
曰信謂被
初忠於漢
而不能終
為王畫詐

登叙利口
句法蒼健
文勢層層
讀之見其

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王維楨評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變無
所利也史公一篇本意

荆伍江息夫傳贊

班孟堅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補論語
陽貨篇荆通一說而喪三僑補
應

謀主忠不終而詐讒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補
詩

歌青蠅補小雅○又問此
句則文勢優游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

謀桓而魯隱危補子翬謀桓
左隱十一年樂書構郤而晉厲弒補
書

成十堅牛奔仲叔孫卒補堅牛奔
昭四年邠伯毀季昭公逐

昭補邠伯毀季昭公逐
昭十五年費忌納女楚建走補費忌納女昭十
九年及二十年宰嚭

證晉夫差喪補宰嚭證晉
史吳世家李園進妹春申斃補李園
春中

為之策而見納用也

步驟謹嚴不見其贅是老學老識文字

傳上官詎屈懷王執補上官詎趙高敗斯二世補趙高斯始皇伊戾坎盟宋痊死補伊戾坎盟左江充造盡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跡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鄒東郭評此贊詞簡事悉曲盡利口覆敗王鳳洲評文可百餘字而後引詩書詳核故實且句法蒼老奇健紆餘典則大不類漢人語却是孟

堅贊中第一文字學者熟讀此篇下筆自有驚策處最易動人

言傳喜書 何武

言傳喜書

何武

補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成帝時為大司空封沁鄉侯哀帝時策免就國復為御史大夫王莽陰誅不附已者武以詔自殺○傳喜字稚游河內温人官至大司馬封侯○不將軍傳喜太后從弟也太后不欲令事輔政以師母為大司馬武上書尋復進用

此書載漢書傳喜傳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書皆上

書言喜行義修潔云云

先以傳喜說起下此十四字的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首無傳今以瘦病一日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庭

陶太后哀帝母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

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

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只舉子玉鄰國不以

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

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此二句總意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

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又引証中上意喜立於朝陛下之

光輝傳氏之廢興也

鄒東郭評武之書字不過百餘而人才用舍之意已盡此漢文之精簡者

丁南湖評何武不附賊莽而舉公孫祿為大司馬則其節義在朝廷隨厥所至而有去後之思則其

折衝折止也。能折止敵人之衝也。君臣相慶左傳傳公二十八年子玉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

此十六字尤的當見喜立朝氣象。四句一疊說下後只申明子玉亦是一字。關世教文字。

功澤在生民且此書敷奏詳切搜古証券不避太后侃侃陳說漢末人林斯為頽波之賦

其矣而卒死于莽手惜哉

茅鹿門評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深得奏書之体且中間許多曲折許多操縱須三復讀之始見其佳

凡讀古人文字不可以其浩繁難讀而委置不理又不可以其簡短易讀而略不經思如何武此書想當時下筆時亦費却許多心力細玩之方得古人匠心處

梓人傳

柳子厚

補柳子厚已出正編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瑾在光德里有梓人欲其門願

子厚之妹夫**備隙宇而處焉**林云隙字空屋所職尋引規矩繩墨

以力代租也**不居斲斷之器**斲音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

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眾莫能

梓周書注治木器曰梓

茅坤云一篇議論就包含在此數句內而吾善度材吾指使數字尤見大意

文子為室劉其椽而斲之

叙梓人之能可謂曲盡

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過

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林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

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者林云林闕足而求他工數語正見其

不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之意以前後不便叙入故作側勢出之此運筆之巧處坊評或謂布景或謂

生波皆不知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文中三昧也

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銘皆環立向之梓人左持引

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亦之能舉揮其杖曰

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

而斤者斲刀者削句法可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

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官於堵盈尺而

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

兩句收盡前意。

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

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矣林云園視始終周視也○已上

細叙梓人之能因下文逐段分應體涉太方此處不得不用曲筆初見而問繼見而笑三見而駭無散波瀾者

來又是一氣滾下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

而能知體要者歟林云知體要三吾聞勞心者役人勞

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

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意思始物莫近乎此

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

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

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

率與帥同記正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十國以為連連有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

離而為六職六職六卿也

叙相道之合梓人處凡五段文

皆有書夫

詞有法

版尹書胤征嵩夫駟孔傳嵩大主幣之官或云漢制鄉小者制當夫一人版尹掌戶版者此以王都外言

段段殿前

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自蕭夫版尹以就役焉版

掌都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

者舉而如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

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

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

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

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

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

不侵衆官且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

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

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

茅鹿門云委任群職早以坐享成功功彼秉鈞持衡之相何憚而不為耶聞子厚之言

可以省矣

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譚殷周之理者曰伊傅

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

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

其不知體要者及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

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

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

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執又不敢

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

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

此段反說不通相道者照上有力
文法比上較長正得末掉之法
以中為室者喻人若任相又別有一種奇思

集聽聽作所將之翹注而遺其夫者遠者焉所謂不
聽魚隱切所然笑也
重在不大大體奪眾工之長以佐其藝請至此愈知不
理林足一段非布景生波間語也○已上六段皆言梓
人之道與為相同

之虛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且其罪亦

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

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

地彼將樂去固而就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

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

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

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

好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審察五材曲直今謂之

都精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鄒東郭評梓人特技藝之末而抑州通於相道之大是

道謀是用詩小雅小
更如彼築室于道謀
是用不濟于成鄭箋
云如當路茶室得久
而與之謀所為路人
之意不同故不得遂
成也蓋古之審
曲而勢者周禮考工
記曰審曲而勢以辨
五材以辨民器謂之
百工鄭注五材各有

謂不得其職則當大議論周子家
相證屬一體有不可
以苟去者奈何以必
去為快耶

五言百家
言之也五
并金木皮
玉土

王荆石評

此借梓人之作室以規相天下者蓋隨其按
律宰相之職也梓人則能隨利之大小以為
作室之用為宰相乃不能隨利器使以為國
家之用不厚也乎是立言之意也可謂垂世
文之

王介州評

子厚諸記向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
者梓人傳抑之蓋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
樞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
語結束有萬鈞之少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
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死
而易廢矣其文真其文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補前漢王褒字子淵蜀人宣帝聞其有軼才徵
為建議大夫。上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
和樂職宣布詩褒因奏言褒有軼才
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純絲增
帛也
義熟吟糗者不足與論太宰之滋味
食也糗也

略教幾句

致也太
牛也
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而意亦了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

記言記載

此二句乃
一篇總腦
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
情素記曰恭惟

其項也

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恭敬也惟思也
五始謂元年春

何孟春曰

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
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夫

借工馬為

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

喻乃工拙

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

李善本撰

終日矻矻健作勞
之貌
及至巧治鑄于將之撲清水淬其鋒

作璞

越砥飲其錡
巧治鑄匠于將劍名撲劍米理者淬燒劍
也錡及也
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勿若尋毫塗利

斬我

斬新
路塵言甚易也
如此則使離婁督絕公輸若宗

延遠東西
曰廣。北
曰廣。

身相得句
人馬相得
句與下文
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
意扣聯屬
俱借容形
主之法

此一既就
聖主說

引古來註

臺五層延哀音百丈而不潤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

驚馬亦傷傷壞馬口而不進於行胸喘音汗人

極馬倦及至駕音膝駝乘且音而進於行胸喘音汗人

且至故正良執音鞭韓哀附與音韓哀古善御縱馳

驚忽如影靡音過都越國蹶如壓塊音塊之問

奔電逐遺風音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遠哉人

馬相得也故服締絡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音駸駸

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

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音治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音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

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百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音

故有園空之隆音成王封伯禽于魯周公成之曰音

曰法寬刑緩園園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

功音齊桓公設庭燎為上之欲造見者音而士不至於

見乎音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見者桓公使音之曰九九足以

待士音昔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

君也音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若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

能而君猶禮之音賢于九九者平桓公曰善及禮之甚

至矣音匡合即匡九合由此觀之君人者勤于求賢而

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

君不用其諫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音悃誠進仕不得

施效音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

刀音百里自鬻鬻威飯牛羅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

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聞其忠任職得

說賢臣說

善賢曰說

出君臣遇

合意恩大

略都盡而

格言浩出

反覆熟讀

二嘆

李善本况
上無於
風一有谷
字靈下有
氣字。

此段合聖
主賢臣說

又生一喻
說。

至此方正
說賢聖相
道之不偶

生此王國
鄭葛云思
願也願天
多生賢人
於邦
至門了等
鳥號逐門

行其術去卑辱與洪而升本朝離疏釋踏而享膏梁也洪狎也厚汗也離此蔬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釋此芒騰騰以繩為履也

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

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與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騰動于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

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蟋蟀也渠略甲下有翅能飛

夏月陰時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出地中喻聖人之德顯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衆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遠鍾逢門子鸞鳥號猶未

予即孟子
所謂蓬蒙
蒙門音近
荀子作蒙
門出前

此又一譬

字字警心
言言判骨

此段得敬
戒之意非
徒文而已

莊子天道
篇

按宜帝是
時使三優
求金馬樂
雞之神故

足以喻其意也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鐘高調遠鍾琴石也漢書多借假號

以號為號非逢門者服則者漢書曰黃帝典成龍迎黃帝帝乃上將臣持龍鬣髮披墜黃帝之行百姓仰望帝花龍鬣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名其行曰鳥號

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翕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而流滿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說已歸不殫傾耳而聽已聽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其之道真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尊游自然之平是貴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

執恬淡無為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無無休微自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者彭

莊子刻意
多士詩六
雅文上篇
傳濟人多
威儀也

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噓呼
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
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
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益
山上帝止西王母石室中

信乎其以寧也

章大吉評此漢文賞列兩科

胡時化評

起四句設譬自叙第一節且謙辭敘應語之
意第二節勉皇帝審己正統第三節方論賢
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重主得賢臣之功
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
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未段不取彭祖喬
松之事得入臣規諫之休文之有益于世主
者

五代史伶官傳序

六一居士

嗚呼威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林云重人事是

原莊宗之起句便會下滿招損

是斷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

之矣林云總照起得失為下文論斷世言晉王之將終

也序來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

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

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

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

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數燕父子以組函梁

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

盛可謂壯哉林云應篇首盛字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

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

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

五代史諱意

存最晉王

克用長子

也其先本

歸唐執

宜子赤心

有功於唐

賜姓名李

嗣昌編於

屬藩之用

赤心之子

此言其盛

某坤云此

段抑揚悲

壯令人感

激此言其衰

以豪傑與

伶人對言

可見感衰

有左風

居沙陀積

自號沙陀

而以朱邪

為姓至執

宜歸唐執

宜子赤心

有功於唐

光
奕丹古東
胡捷也其
國先在復
州嶽山縣
南木鮮界
奮地元魏
時自号契
丹

如此
收拾幾可
甚有微省
人處
茅鹿門云
此等文章
十年絕調
沈德潛評
抑揚頓挫
得史記神
髓五代史
中第一篇
文字

也林云應篇首度字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
敗之迹而皆自於人與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引書得
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
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林云抱前生夫
禍患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妙冷語
鄒東郭評此篇為冷官而作篇末數句左繞說出愈見
作史評必得大名于天下

與蓋寬饒書

庶子王生

補庶子王生書出漢書蓋寬饒傳庶子太子庶
子史闕其名○補前漢蓋寬饒字以公純郡人

以明經為郡文學
累官至司隸校尉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

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以此數句加君

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

月有功法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

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

事匡拂天子詞氣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

所以揚令名激昂全壽命詞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

令此書之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

遵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

險筆力高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扶補顏師古曰

茅鹿門曰
立意正大
詞亦有法
許穎陽曰
直以人臣
大義規之
意自雅切
明目張膽
議論

下惟遵氏
之高蹤
靈公萬孔
子曰君子
我邊伯玉
邦有道則
仕邦無道
則可卷而
懷之
慕子胥之

未行伍員
字子香入
鄧韞平王
墓事出左
氏史記
天雅云
天高
此又以保
身從動之
胡秋字云
咄咄逼人
子亦一世
高士耶
奉九我云
能作古人
詞調而意
亦高

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
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
容其奇

鄒東郭評此書議論雅切意思明快深得規勸之法使
寬饒能用書之言必不至於取禍矣噫王生
其亦識時之士哉又曰按此蓋以危行言選
望寬饒也然則宜帝之時可知矣王生蓋智
士史逸其
名惜哉

許頴陽評規誨之書以詞簡意盡為工此作只一段
簡潔嚴毅便見高才何用咄咄貴唇哉

俛古石評無一字怠慢無一句塵埃字有深意句有沈
思愈讀而愈可喜書札中難得此等文字
茅鹿門評有精米之悲有委婉之詞有嚴毅之體不貴
詞不傷氣如喬松老栢古色蒼蒼迴不可及
書詞中此
為第一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州

補蔣之題曰王參元元和
一舉進士但史不得而詳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

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林云駭疑便
道遠

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浪焉而悉無有乃吾

所以尤賀者也林云又進一層說更出人意外
已上作肩頭語下文方逐段解出足下

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音赫

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滫思
瀡反

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

乃始尻困震悸其李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勞

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愈闕誕漫雖聖

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

或有不給
滫瀡米泔
也本注引
禮記脰肺
膏以膏之
一句見內
則篇
荷伏老子
五十八章
禍兮福之
所倚福之
禍之所伏
茅鹿門云
子厚此書

此等議論
太有意致
句法長短
相稱可式
可式

從孟子天
將降大任
來

有群小之
提詩却風
憂心悄悄
憊于群小
傳恨怨也
情之憂貌

特稱其讀
古人書為
文章善小
學則參元
之無實行
可知所以
一舉者則
以為得重
賂而不免
于竊吠也

數語頓挫

孟樂道唐
書孟簡字
幾道德州
人元和中

一篇議論
全是電戀
參元且以

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
取貴顯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
好廣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蓋之
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
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
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
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
近臣得奮其古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
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
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乃
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眾之疑慮舉為灰燼黔其廬

為戶部侍
郎後以太
子賓客分
司卒
祝融回祿
禮記月令
其神祝融
注顯頊氏
之子犁為
火官左傳
昭公十八
年鄭燬火
於回祿又
周語昔夏
之興也融
降於崇山
其亡也回
祿信於聆
隧

為回祿
相吾子即
參元亦當
顏解一慰
歸有光曰
相參元親
在故前云
勤奉養樂
朝夕未慰
之云顏曾
之養其為
樂也大矣
樂字
彌候待也

君臣惡之
左傳昭公
十八年宋

緒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
汚其實出矣是祝融正火回祿神火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
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
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
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
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
弔災君子惡之見左傳昭公十八年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
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願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
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
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
等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

衛陳鄭災
陳不救火
許不弔災
君子是以
知陳許之
也

三端謂共
端筆端舌
端

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
宗元白。

羅錦山評

東坡眼空一世獨喜陶柳雖遠海外亦以陶柳二集自隨嘗指柳子厚賀失火書謂黃山谷曰此人奇奇怪怪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

鄒東郭評

此書文體三疊而意思淵達余取之以為作舉業論者法。

待漏院記

王元之

補宋王元之名禹偁元之其字鉅野人太宗朝舉進士為右拾遺嘗獻端拱箴及樂武十策文章獨步當時文集五十餘卷

待漏院記
說又漏以
刻節畫夜
百刻亦取
漏下之義
周禮夏官
挈壺氏掌
漏刻之官
中物紀原

以天道聖
人立說足
大議論
是知三句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

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外變至房魏可數也。

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茅云二句絕妙况風興

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林云上文有夫

單表宰相開闢大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

院于丹鳳門之右。即朱示勤政也。接上乃若北闕向曙

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補唐李肇國史補元日

宰相從至列燭多至。至大朝會百官已集相君至止噦噦鳴聲。補詩傳徐

門未開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

其有思乎。說相君待漏之意此其或兆民未安思所

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音迷之田

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

云唐元和
中方置待
漏院於
門外合百
官以避風
霜求史新
編天文志
云宋漏刻
仍唐五代
之制極精
巧司天掣
壺掌之所
以定辰刻
也

收上三節
意助字立
說要見待
漏乃人臣
常事非為
勤也

用一思字
添許多意

以何以字
我待字願
字米形容
宰相之思
何等巧妙

三公六卿
按周官太
師大傅太
保曰之三
公掌論道
欽理陰陽
冢宰司徒
宗伯司馬

司寇司空
曰之六卿
冢宰統百
官司徒掌
教宗伯掌
祭祀禮儀
司馬掌兵
馬司寇掌
刑獄司空
掌水土

對上又變
一意在權
度有華力
茅坤云絕
似奸臣態
待且而入
典假寐而
坐就見忠
邪之分
舟鳳門之

如朱雀門
小宰相來
朝至此持
玉漏及晨
而趨朝

相臣只此
三品非忠
則奸非奸
則庸而未
庸相一段
尤簡切可
愛

斥之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不和災青荐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
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且而入眼

功九門既啓四聰甚邇補謂天子耳目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
風於是乎清夷也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

萬錢非幸也宜也此段言名相乃思之善者宜享富貴其或私讐未復思
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

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
之三時告災補春耕夏耘秋上有憂色構詞以悅之

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悄悄音假寐
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

於是乎隳我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
非不幸也亦宜也此段言奸相乃思之不善者宜取禍敗是知一國之政

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與四句結上二段言所復
有無毀無譽此一切旅進旅退補旅衆也與竊位而苟

祿備員而玉身者亦無所取焉此言庸相棘寺周官外
朝之左棘九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

者未直紀其名以鄒東郭評宋置待漏院者不勤政也元之記發揮明

茅鹿門評此篇言宰相當勸戒之事無不具備與

王鳳洲評句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

林西仲評待漏兩字顧名思義全在勤勞上故開手以

時預先打點故轉出思字而思之中又當知
 所以思之善惡故又分出賢相
 謹二大扇以懷字總收勸戒
 作結見其胸中只有苟祿全身一番作用其
 思在此其勤亦在此雖寵辱不如此輩原第
 不得做持漏之人矣尤當警省細玩詞意似
 過於平正無波但名為記卻語語是箴故
 自言規於執政其體製不得如此耳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七畢

明治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版權免許
 同 十九年四月出版

福岡縣士族

編輯人 福井 掬

福岡縣筑前國福岡郡區福岡
 紺屋町八十五番地

同

出版人 林 夆 人

同縣同國同區同所賣子町
 百三十番地

東肥小信會

田中信記

所有